

◎清浅时光



冬日怀旧

冬至日。寒夜最长。

桌上的日历牌由厚到薄,只剩下薄薄几页,如同窗外树梢残存的枯叶佐证着时间的流逝。不觉间,一年又将飘然而去,不觉感叹时间太匆匆。

远光尚未照亮近景,可闹铃已催人早起。穿衣、洗漱、做早点。这一日,北方习俗吃饺子,南方习俗吃汤圆。象征性的买了两袋汤圆,站在灶前等着水沸下锅。虽然身在北方,可吃汤圆是自小受外婆影响留下的饮食习惯。这些存于记忆里的远山淡影,总会在特定的时间里闪现。

记得去年一家三口到杭州旅游,西湖、海洋馆等景点,孩子玩得自是开心。唯独面对当地饮食全然提不起兴趣,噙着嘴不愿动筷。问起来才得知,心里最为惦念的竟然还是德顺源的烧麦。如此看来,档案里的籍贯,早已是模糊的称谓。到了孩子这一代,更变得缥缈而稀薄。随着老人的逐次故去,渐渐变得故园归梦长。想来,冬天是一个容易怀旧的季节,适合人们从不起眼的角落里想起细小却美好的过往。

今年起,开始多腾出些时间陪伴孩子,和身边的家长一样,不能免俗的为他报了几个兴趣班。其中他对围棋最感兴趣。每日下班后,总会陪着他对弈两局,孩子奶声奶气,念着口诀,落着棋子。自己水平有限,不能如专业老师那般陪练的收放自如,要不然让子让到一泻千里,但更多时候是杀得他满盘皆输。孩子常常是看着结局愣一会儿,就咧嘴大哭。孩子母亲听到声音,便忙不迭地过来安慰一番。然后第二天,孩子依旧会端着棋盘找我下棋,这样的日子虽然繁忙琐碎却平实熨帖,所谓生活中的欢喜,大概就凝聚在一点一滴平凡的快乐里吧。

二十四节气当中,古人对冬至格外看重,认为冬至阴寒到极致,也意味着阳气渐生。《东京梦华录》里记载“十一月冬至,京师最重此节...庆贺往来,一如年节。”因此,有着“冬至大如年”的说法。这个具有岁末年首,阴阳转换特定意味的节气,面对未来不免总是会有些期许。有时想想也确实需要一些时间节点去提

醒自己。时间有限,不要白白的度过。

清寒的季节里,适合打磨心性。早已过了未来可期的年纪,可还是会例行制定一些和工作无关,但和自己兴趣相关的来年计划,比如:读书、写文。不论能否达到期望的目标,但通过罗列梳理,可以将日子过得清晰有条理,内心也会笃定而踏实。

冬至开始,正式进入了数九寒天。早先有民俗,描红“庭前垂柳待春风”九字。描一笔冬去夜短,描一笔春来日长。待到九九八十一笔全都写完,就是春暖花开开冰融日了。

当下寒冬漫漫,等待春天的过程固然漫长,可若心中有了期盼和念想。迎面的凛冽,也便能消减几分。 文/张 超

◎那年那月

风雪季节

这些年很多的聚会我都拒绝了,让我找一个理由,我找不出。

冬日里的一场高中同学会,我没再拒绝了。尽管这样的聚会大多是心里泛起温情脉脉的涟漪后又很快散去,回归到各自人生河流里去摇桨荡舟。但一个秃顶牙缺患过轻微脑梗的高中同学对我这样说道,你来一次,我们的见面就少一次了。这样扎心的话,让我没法拒绝。

那天同学聚会上,我们几个男人喝酒时突然惊叹出声,发现大伙儿差不多都已是两鬓发白,发际线也抬高了,秃顶的男同学就有四五个。彼此打量着白发,有望着朦胧远山顶上皑皑积雪的感觉。中年白发,这是季节带来的风雪,翻卷着命运的万千滋味,悄然飘落到我们头顶了。

中年男人的情感,是否还依然如当年滔滔流水,或已是大水走泥后的河流,深沉之中流得凝重缓慢。

我认识一个苏州的中年男人,他常徘徊在运河岸边,这个喜欢在灯火阑珊的街头独自喝一杯的男人告诉我,他想念一个女子,她叫小乔,小乔在常州

开一刺绣店。苏州到常州,坐高铁半个小时,坐火车,也就50分钟的行程。男子偶尔坐着火车去看小乔,去了常州,有时就默默站在店铺外,望着小乔在店里一针一线织绣,却不打扰她,一个人在常州的馆子里,喝了米酒就走。一个寂寞男子坐在回程火车上,一闪而过的景物都如幻觉。男子有次在微信里对我说,他那些悄然爬上去的白发,霜降一样,是想念小乔而变白的。一个男子为一个女子而白了头,这本身比霜降更美,带着一种荒凉之中的美。

到了美国的张爱玲,一个人住在洛杉矶的公寓里,如西边沉下去的弯月,形销骨立的样子。有天她在镜中看见了自己的白发,突然大笑出声,窗外树叶簌簌而落。有个深夜,一条毛毯悄然从她瘦得只剩下灵魂的身子滑落,她就永远睡去了,月光从窗外洒在她的白头上。那天,是1995年的农历中秋夜,月光清冷如水。这个到了暮年的白发老太,一生风雪独自在心空飘舞,整个人生散发出老屋子里熬中药的气息。一个人一生太甜腻,或许蜜蜂一样周围总是嗡嗡叫,但总带着某种假象。中药的气味,别人很难哪怕是应景似地簇拥过来,与你一同吞咽或咀嚼,这种人生的味道是属于你自己的。所以一个人,对众声赞美或甜如蜜糖的生活,要保持适度的距离与警惕。

50岁的鲁迅已有了白发,他的大多文字如匕首,头发也是根根竖立着,刺猬的样子。有天,许光平要给他拔白发,鲁迅走开说,男人的发是不能拔的,那是气血。这么一想,就明白鲁迅的一生,为什么总是气场逼人了。

看见那些旧日光影中的民国大师先贤,他们到了晚年,大多鹤发童颜,双目炯炯。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,一个人哪怕是一生沧桑,到晚年却活得充满了童真,这才是人生大境界。白发人生并不是你的魂魄气血发白了,是那些裹挟着奔流的杂质、淤泥沉淀到更深的河床上去了,所以水才更清澈,天才更悠远。

老韩有了白发那年,起初有怪怪的觉得不自然神情,每个月去理发店染发,还求乡下亲戚去深山挖何首乌,尔后把何首乌反反复复熬煮晒干,泡成药酒每日喝上几口,却不见效果,白发还是倔强生长。有天妻子对他说了句话,老韩,我跟你一辈子过下去,不就是看你从黑发到白头了吗,你染了发,我倒看着不自在。有了那句话,老韩从此再也没去染发。最深情的伴侣,最持久的相守,是本真的相处,不靠整日甜言蜜语,有时反倒是围绕着你喃喃咕咕。

一个中年白发男人,靠在老城墙边晒太阳,风中白花花的

发,如芦花飞扬。一个中年男人回家看望父亲,白发老父一个人坐在阳台藤椅上打瞌睡,流出的新口水把胸前也打湿了。这个中年男人给父亲披上一床毛毯,父亲却醒了。中年男人情不自禁伸出手,去轻轻搂抱了父亲一下,那一次,父亲没有忸怩着再拒绝。两个白发男人,一瞬间似乎完成了生命中的某种交接,也有流淌着的感激。

人到中年,各种人生的交集,纷繁命运的降临,我们最终都得去坦然承受,它们将凝固成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历史。白发人,我们一起抬眼相望,这是人生二十四节气里的漫漫风雪,在天幕中缓缓铺开成沉默的风景,愿有岁月可回首,且以深情共白头。 文/李 晓

◎人生絮语

温暖的底色

阳光是世间最公正的存在,它照亮黑暗,融化坚冰,让世界没有差别,却又有细微的不同。阳光拉长了人的影子,压缩了夜晚的时间,留给人们更多奋发拼搏、锐意进取的时间,也留给人们更多弥补缺憾、挽回损失的机会,它把一切都在青天白日下展开,让事物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,它更使你相信,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都会有一束光是为你而亮,有一个人会为你而来。

黄色是秋天的专属颜色,秋风一吹,大江南北的植物就纷纷变色。西安观音禅寺里种有一棵银杏树,秋天一到,金色的叶子如冠盖般笼罩在寺院上空,远观犹如喷发的火山,夺目不可忽视。十一月北方的天空冷寂肃穆,一切景色都萧条索然,冷山冷水冷树冷景,这棵银杏树的存在让观音禅寺有别于世界上任何一座寺庙,也有别于周围空寂的山水。俗世纷扰,自有佛来抵挡,季节空濛,自有金黄的落叶来描摹,正是浓淡相宜、相得益彰。秋风起渭水,落叶满长安,一千四百年前的长安盛况已不可追,但透过这棵冠帽宏大的银杏树,汉赋唐诗、杜甫李白纷至沓来,一同证明大唐盛世真的存在过。

秋天不识字,却将温暖的含义描绘得淋漓尽致。最会写情诗的李商隐在秋雨连绵的夜里写下他的代表作《夜雨寄北》,在时

空转换间表达对妻子王晏媛的深深思念。李商隐深陷牛李党争,在夹缝中生存的他穷困潦倒,妻子是生命给予他的最温柔的所在,妻子去世后生命就只剩下凄风苦雨和凄凉之地,但只要想到你在我身边,我就觉得还能坚持,还能抗争,还能支撑着向前走。

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。果园中、围墙外、道路旁、深山中,到处都是沉甸甸的枝丫和香甜的果子,剥开外皮,种子和花酝酿了一春一夏的秘密一朝即揭晓。一年好景君须记,正是橙黄橘绿时,香甜可口的香蕉、滚圆饱满的柚子、清新滋润的梨子、酸甜多汁的柑橘、木香四溢的芒果以及可以用作清供的佛手如浪潮般一波接一波涌来,一时间眼耳口鼻手都调动起来,用来欣赏动人的清秋。随意拿起一个闻一闻,果香便四处弥漫,衣袖里、指缝间都是盈盈香气,嗅闻间仿佛摸到了一座成熟的果园,随意一伸手就有绵绵瓜果取之不尽。

黄色又总与希望有关,初春乍暖还寒,最先突破地平线的就是嫩黄的初芽,那是极美的颜色,总叫人联想到《诗经》,联想到淇水之畔、汉水之滨、大河之洲、黄河之堤红妆薄粉、艳若桃李的女子,联想到华夏大地上的先民们钟爱的苕菜、木瓜、甘棠、绿竹、芦苇、葛薇,继而追溯到她们初生时的样子,就像嫩芽一样,无端惹人怜爱。

黄色还是晨曦初现时的颜色。黎明的黎即为颜色,黎色黑中带黄,是太阳从地平线上刚刚升起时的颜色,彼时黑暗缓慢退场,阳光也一点点上场,远处的地平线逐渐亮起,浓重的黑暗里开始有了其他的颜色,沉寂了一夜的风景被一处处点亮。也是天色向晚的颜色。天光向深里去,日子也向深里去,人生就是一个又一个黄昏首尾相接,渲染出的苦辣酸甜咸五味俱全的绝妙滋味。抬头一看,窗户里已经露出了隐隐的昏黄的灯光,开了门,温暖扑面而来,温馨、熟悉,令人心安。

黄还是中国人的性格底色。中国人的姓氏皆从炎黄二字演变而来,它使所有人褪去身份、阶层、贫富的差距,成为万千流入人海的普通人,姓氏在不断演变、更替,但传承于血脉中的基因永不会改变,温良恭俭让的性格底色也永远存在。不必笑问君从何处来,在历史的长河里溯游而上,大概都能追寻到同一祖先。

上接天,下接地,黄几乎包含了世间所有的风景,它长养、哺育、收纳万物,也反哺、回馈、恩泽万物,那是世间最美的颜色,也是人生温暖的底色。 文/李 娜